

五峰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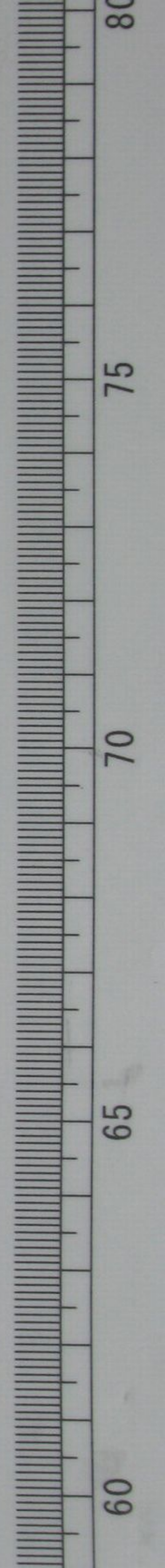
卷柒

風陵文庫

文庫19

F400

2853-7



五峰會

卷柒

五峰會卷茶

五峰會

出曹保 英左失知 隐姓埋名

困就病帛 等候风云 俺曹保  
自因私收女寇 暴彩文父等 把示乱  
箭射死 多亏程玉清替我 赴了  
法场 母亲与我 偻下 色果良丹 以  
男办女 放我 逃 出城 来 走了 几  
日 换了 男衣 一路 焦愁 任在 竹

林煥何家店得了一场大病，  
症将好在这后面一间小屋到也。  
清淨，多亏身边良丹不缺，店家  
扶持殷勤，店家有时盘问，是系  
埋名隐姓，只说是我乃尹保伸上  
往交访友，此处到可避难。一则养  
病，二则可作隐身之处，正好接身。

耳不听外言，身不出外闹，事待  
等机会，在作主义。今日天气清郎，  
身上渐愈，且到前店房门外。

消雨小

唱

欠身看坐把房出

寻思起来闷又愁

大病一场一险些死

不知外边事因由

那个款又回京去

必与爹作对头

可吓程氏必志死

見人不敢說來由  
打量母亲更心愁  
不該和巴山女收  
立在台堦一台头  
江湖打扮面代愁

吓亦不敢把头漏  
大罪是我自己造  
思想到了大門口  
那边走了男女与  
凤眼蚕眉通紅臉  
列了斜身打悅  
女子俊俏英去氣

扶肩男子流泪交

看人奔了只巾香

鳳扶危上咳巴了云了

見他咳了咳怨不林

上驚風大嫂了官事完到因說不素

了已飛家首人打了卅方板石响  
还要二十日良子泥店  
病人如何加  
的任打泥換倒后头  
屋里倒了去回  
音唱二人必是夫回母  
細看二人非下流

病人如何又挨打

二支良子是惟收

心内一版忍不住

抽身回头趁眉头

暗叫声店家至后

伊大尹说什么

叫你有事问因由

上坐一着近房落了坐

白何失计你坐下有件事须教

伊大尹你老坐为巴叫我有什么

事情你方才那夫七二人是江湖

之人那男子相是代病是姓什

么几时住在这里玩什么义的

他们唱秧歌打巴式的三个来者

红面的名叫友非外门名叫凤新

还有一个叫一朵花前日近系这后

来未何只剩他伊个那一朵花那里

去了你那个叫真屈县余了去

了打下的千板子 祭往将安元  
徒去了（哭）未什底有事你咳说死  
话长这の一天活计也完了告辞  
告辞你老听巴喝 小子何由招  
平生好痛快 尹尹你向我 不说再我杯  
竹井澳北边 十五里之外 有个五席老  
名斗桃花寨 方元二十里 远の大一塊

五十大毛因 桃花巴元盖 系生散之不

现有の个盖 （那一） 那中坎在系 作者名兜杯

有有根子这哥作恩 交结根子徐 永相沈老妹

（我）那丹个江湖咱若为他了你 何曾盖了地

该地倒运改 恒巴那中元 江湖巴义堂  
恒坝看对子 苗住到安太 住了好些天  
忽尔坏了来 调戏那佳人 苗在桃花寨



三人动了粗

打出大门外

方才那二

义燥胆又快

那中一朵花

拿住他放赖

送到县衙门

打板已责代

告他打坏人

立刻徒出外

好个所说的方定

尤非气病了

衙门差捕快

又作什么你

夫七拘上堂

恒家告欠妻人什么债你

住了十几天

吃的反与菜一天二月良

折再不合盖

竟欠良二十

立刻要现在

去有折再人

你说是是赖不赖

曹白

且住当时有二

十子良子就再不折人口你去见他

病人夫七去说东邦他二十子良子

自大去手了

且说下这信可当真

底一盖云须言快去

好列我者保

身有大罪过此毫毫赶到要见了地

的式力与他个利害当时埋名隐姓  
只存忍奈不可刺刺与人了  
嫂孑你自己去也旧在这屋里呢  
多成周全了  
少礼方才原家巴夺嫂之事俱都  
告诉在下见夺嫂夫七不俗德不  
非流下之辈  
这里有段良二十册余

去交与恒家自大去事了  
有病在身说不的被人欺辱有良交  
他自大那毫德去可在说了只是  
尹大尹丈义束才怎好生受呢  
周急不滴富只及今去转達另夫  
别去外义今去也  
旧去了少刻必有人来取良日后再

为报(蓬)刺这旧是尤反海水透搬害  
席队平川被犬欺(唱)这妇人 不寻常  
那个男子 内柔外刚 绝非下流士  
不相去三即 将来必居人上 屈身  
运败潜藏 尤逢浅水鱼来困 席落平  
川犬奔狂(内)有良子也不让他二刀只叫  
抡人良子是白说棒要式；他的本心

忽听的 闹嚷嚷 是在前面 必是那  
衣 那衣有良子 抡人旧不当 不由  
急奈不佳 欠身出了个原房 看个毫  
徒怎作鬼 听个事非短与长(上)人打  
[内]原家唱秧歌打武式的在那屋里呢叫他  
出来(内)何与松 跑出来 恒家刀门  
听丙其祥 良子二十号 他门办妥的当

尸内旧情拿去 只求不用道央 尤非  
旧在那里出评 凤彩者在那里道唱  
原小免 欠扒堂 你来搭对 勿教在  
羊 良子难完事 折耳那花外 一定  
要作高小 瘡了那中歌部 差遣系  
以的个个 叫他出来不用藏 花彩反  
跪出房 ① 汗中记住 粉面焦黄

原东你内过 奴才少若狂 官断还你  
良子 今去该巴结候 奔我兄弟  
打我主夫 还你良子怎又是嫌  
对你将 这勾当 恒二大甲 爱上花  
外 劝你好人 收去你他二房 非龙拿  
直城去 立刻打死身堂 你要扭别旧  
勤手 ② 且白 望贼奴有打 毒皮 ③ 重打有白

原是恒家奴才又素作恶又良不要硬  
以此四人搭对有礼与无礼往打在  
一处你看这井台正靠着一果柳樹  
那里高纵不免站在那里看他们  
打法如何且与伴人又打上(智)呀这物  
人受过高与他女中科首坤道中的  
方将(唱)立在井台看的真身靠一棵垂柳

这群打手志大凶 拳脚精通门路有  
围为四人在中间 轮流更换有动手  
妇人武艺将门传 指东打西威风抖  
也有面上伸了拳 也有折了冬膝周  
打手以丈是人多 如何三句料用手  
这个重围内解闹 又恐打死这群狗  
不免吓住这毫奴 好叫他夫七早走

战在井台喊一声  
你乱打一妇人  
有住任手已礼平  
一更说名搬了手

高叫一声仲朋友  
令人观三礼无有  
成心要打我邦手  
使力班倒垂杨柳  
双手一挥起一声吼  
尔等旧话阴司走  
招出十丈之外有

呀 恒序打手吃一棒

俱中抽身不敢扭

一箭上前已话云

壮士相劝且住手

○尔等这仲人未有与奴斯打

如此只般欠下良

奉交不还相姓走

尔等是奉家至美

去个要人不要拘

○有小相还旧算完

列位自大放前手

○白 壮士这等相劝

有了良子我儿也好回丙家了

○礼

只為欲禮而行等語示向他有良善  
有那那住寺嫂欠人良子即便奉  
聖諭禮當還他不知者良善有回  
現指文良二十寸在此即有良子  
拿來是仲佳也良子與令主拿去  
也日是了(商)尹大甲看不的他的去  
了他內見你老樹利害他的是  
昭打呀回去告祈恒二印(要)是  
画了叫來靴及案之兵在勾宝尤  
山園角寺說头兵那可回乱子了  
去放有系一人堵擋你且前面招  
看原身去也(是)全丈你老(九內)  
外子請恩人返屋里來(是)那位  
壯士系夫不亡動轉請君家一見

引路少乃

唱

轉身又前痛感念

如个丈夫少毫水

上九

非存病卧拉高

即在和上喘息

上香

恩人請坐坐乞

亦夫代疾不三

鬼

吁亦財衣運不

如子你

替亦拜見尹大

河

欽麻端肅拜

叩下头来泪双

夺嫂快共請悲亦

方

尤

知恩不報非君子

見又敢為大

我夫七但得一步地

寢食難忘月大

今又絕非下流

尤

打各咳声吁口

如子外边旋一

夙

門外去人正清

恩人听我個一

實說

我本察院赴英

因保官假被刀切

味

如佳名叫花粉

还有兄弟被人

花朵一柱出

只怕性命保不



保

原来这是赵义长

家父向日也曾言曰

寺驾到是无人也

莫非是孙公父多

恩人请祈真名姓

久后知名好报也

家住新丰名香保

慎西候旧是未家

而今隐名未到此

外人知道了不的

三人正谈真名姓

香小跑来喘急了

白

臭了可不好了

保

何是这等

慌慌) 桃花寨恒二爷代领大手

为来指名请尹大尹说话你

如此说来二位只嫂请奔他脚指

小弟空马一匹只长骑的快些

去巴小弟见他去了) 唯呀你看

有保兄弟去了) 小子快些挽

拙夫上马回此迹去便了

出艾云青(东边日出西边雨 莫到  
去情却有情 奴佳气出嫁恒家  
为七奴本录册中的女孩只桃花寨  
名为五席老赤丈夫排行在二  
赤同小姑恒秀锦 居住老中老  
兵五百姑那家的单刀双剑甚  
冷便旧是那皮气又累又刚燥必  
须砚巾接山率取的女婿方随  
他的心事方才系二人在这里谈  
论家常 壮丁回来说朱赤如何  
家底有个打板不平的人十九岁  
年他该那脸儿如那新南桃花  
免由皮免如同粉团免到有那  
接山率取之力量为人免又风流

又後俏巴人說的這一陣好心發慌  
姑外所道只中分上真是唉容可  
菊姑外從來丟中唉容他所此話  
呆了半向唉了唉扭了扭他哥又  
丟了丟眼色吐了吐牙慢騰騰出  
去了借此為由借出赤一片心緒來  
了赤門那中噤然那回要代做一

寨的人要請圓角寺的院头和  
尚兵要拿那小壯士叫赤一功他  
旧欢喜了的去了

唱

劝他不要發人馬

因小事乱大謀

白：通有沈丞相

等省走智巴位奪

保在山上圓角寺

聚集僧人暗藏窩

等省机会誑天子

一陣奪了錦山河

咱家掙了玉做位

不負承相巴伯托 因更小事動人馬  
漏了扒園洩了某 唱映歌的真什有  
不过是走那壽了咱以承 正在暗中招人馬  
只美永將那里心 有假知 你原姑那那个义  
姑如大了不用他說 何不巴那那那士  
招了妹夫婿 東南 功的那 麟此非入了义  
欢了喜了去請客 等為那个人事了

見識只俏皮哥 時候不少誘到

① 恒巴回未下征攻 將各讓在內共余

家產看茶甚平和 有保不解其中义

暗防不測席狠窩 恒想告边為兵去

佳人一見巴話說 向 家人回未了請坐

有坐如子那小那士果大寔那粉面  
金剛名叫尹保伸不但姑外愿之意

旧是拙夫一见更加受敬那江湖夫  
七早以进走是系以礼请他更不  
肯来一言未语去更有毫气祐系  
微了几句说他胆小心虚不弄好  
坏身怕通险不是英杰如此一祝  
他旧分怒而未好真乃是是个有  
胆气的英杰祝要加修殷勤相

教款代三天何日未准妹叫他何  
个对了面你等男家一祝系老女  
家一祝看保旧身看中良辰回拜  
天地真天大之喜事言之有礼快  
去书房款代是是山不免到后妻  
语然外唯答以去情心也是好的  
走晴出文玉双 风吹柳絮深

雨打梅花片，非奴文玉双多德胡  
兄旧系到此他母子文心地相热，为奴  
为义女天，藏解，昨日又到母亲收  
头哭了一场不义满才那斯从收伤  
所过吓的奴回身回走，见他打马  
非跑，夫也未回，夫怕他知道，夫未  
死必来寻，夫未的下落，他携了妻子  
定，是夫死之后，显现，余他要命，因  
而非跑过去了。

因而天晚星胡

唱

这是疑心生暗鬼  
日后必有回思想

人鬼焉有洒忙不出

此处只怕难那脚

新家有近几里途

昨日与干妈说一遍

名座与爹个送封

云南贵州去一遭

知你为儿受凌辱

只在巴东梅了去

路近途長兩工夫

物寫書子代几日

不想求恩久口難由

一則去小少路費

二則是他去了家中口急脚

赤母也是長呼氣

背地奴信不任天

胡標近來呼婦

哥一多少情坐

不娶娶愁旧扒蘇

方才老媽對赤梅

我与妹去送也

姓字別看慈头使大序

走到看保快又連

哥一挽有好文那有路費

出門不用拿盤費

一把州人箭一壺

這見大山拿跪鹿

賣小呈句走路途

哥一的大恩何月日相

在此不知多怎起身

拿未去字赤旧走

恩元路上保赤口

妹一不用細主付

在家尋看赤赤的快

老媽不用惱看赤

已不干卦背有赤送一你到文家坡上唾襟口才是

①

说话过了文家收房

胡家看有不敬眼珠

不言胡家送定子<sub>子</sub>却使女春如<sub>子</sub>曾近屋

放下色仗吓<sub>吓</sub>喘<sub>喘</sub>哪<sub>哪</sub>叫<sub>叫</sub>声<sub>声</sub>姑<sub>姑</sub>外<sub>外</sub>嚷<sub>嚷</sub>下<sub>下</sub>泪<sub>泪</sub>

玉双小姐下一跳<sub>跳</sub>春<sub>春</sub>如<sub>如</sub>你<sub>你</sub>怎<sub>怎</sub>应<sub>应</sub>道<sub>道</sub>

无在此外你是作什么事<sub>事</sub>笑<sub>笑</sub>姑<sub>姑</sub>外<sub>外</sub>

只因那夜奴婢睡有时那不知怎<sub>怎</sub>应<sub>应</sub>

出了只中<sub>中</sub>主义席衣<sub>席衣</sub>不见小姐奴婢告<sub>告</sub>

知太<sub>太</sub>他姑住<sub>住</sub>①同去寻<sub>寻</sub>找到<sub>到</sub>佳<sub>佳</sub>而

见了首希<sub>希</sub>一件衣<sub>衣</sub>自<sub>自</sub>畧<sub>畧</sub>姑<sub>姑</sub>外<sub>外</sub>抱<sub>抱</sub>水<sub>水</sub>死

喊<sub>喊</sub>知<sub>知</sub>未<sub>未</sub>一<sub>一</sub>死<sub>死</sub>他<sub>他</sub>们<sub>们</sub>有<sub>有</sub>什<sub>什</sub>么<sub>么</sub>安<sub>安</sub>置<sub>置</sub>去<sub>去</sub>者<sub>者</sub>姑<sub>姑</sub>住<sub>住</sub>情<sub>情</sub>

定<sub>定</sub>主义<sub>主义</sub>定<sub>定</sub>什<sub>什</sub>么<sub>么</sub>主义<sub>主义</sub>他<sub>他</sub>们<sub>们</sub>恐<sub>恐</sub>怕<sub>怕</sub>太<sub>太</sub>老<sub>老</sub>了<sub>了</sub>回

家<sub>家</sub>追<sub>追</sub>向<sub>向</sub>原<sub>原</sub>由<sub>由</sub>设<sub>设</sub>了<sub>了</sub>一<sub>一</sub>个<sub>个</sub>圈<sub>圈</sub>套<sub>套</sub>什<sub>什</sub>么<sub>么</sub>圈<sub>圈</sub>套<sub>套</sub>

传<sub>传</sub>言<sub>言</sub>姑<sub>姑</sub>外<sub>外</sub>命<sub>命</sub>归<sub>归</sub>西<sub>西</sub>停<sub>停</sub>上<sub>上</sub>棺<sub>棺</sub>木<sub>木</sub>殓<sub>殓</sub>假<sub>假</sub>尸<sub>尸</sub>

琴<sub>琴</sub>焚<sub>焚</sub>埋<sub>埋</sub>墓<sub>墓</sub>荒<sub>荒</sub>郊<sub>郊</sub>外<sub>外</sub>传<sub>传</sub>出<sub>出</sub>外<sub>外</sub>人<sub>人</sub>多<sub>多</sub>信<sub>信</sub>实<sub>实</sub>



我个好生一可惹你至此自然是知尔未死  
是怎么知道呢）唉小姐呀！天晚故  
夫关秦潘才路过魂吓离疑是  
鬼魂来要命义乱心慌跑的急急）咪想  
是他又要作孽么）今早进城毛搥兵  
贺喜临去之时一五一十分付奴婢  
少付你什么呢呢）叫尔与姑外上放烧  
低为因左边人家访小姐宗影打  
要访有小姐呀）还要怎么来）他还要  
寻你去为七不信是鬼他犯疑）许  
尔与他为次配）奴婢命知暗咬咀）  
你此来是何主义）奴婢做又应了潘才  
打祭他边城去了）太可巧他也逢雨亮  
去赴日晏去了）奴婢收什出外

素日積下十月苦金白良一百又盜  
出男子鞋帽姑外非死必在此處  
怎麼知道素在此知你臨故在也  
別去人家奴婢也从隨姑外故前  
拜過見過胡德之之面我且向你拿  
的金良是不回去的充累又盜衣服  
是何主義姑外此處住不的了

唱

賄不住那潘才 素不回去 他必找來  
小姐何奴婢 未何解的困 你素快處  
遠去去巴名埋 一女扮男巴名改 打听太早  
回家素 珠泪滾 呆就了 叫声  
春兒 苦哉痛哉 义兄昨日去  
貴州探水白 父身知此信 路遠怎  
底安排 你素逃走去的路 何處巴名埋

奔坡江 投李宅 山担外旧 彦者家  
才 旧下松犬死 还有旧奴 投奔那  
里居住 等候太下信来 胡大教回来  
烦劳去 省的在此大家 招实 胡姆  
走近来 早在房外 听的水响 万步  
已房也 叫声未女孩 闺女不必愁闷  
春和且放宽怀 潘才他要来作蓬子

一敲耳柄子叫他跪用 春 寺一声 胡  
太下 潘才利害 十分吊歪 太下  
要施硬 只怕当不闹 告你藏匿人  
口 天祝松盗家牙 合城官夫与他后  
三班衙役听地送 但 啼 说的事  
的高排 早下快走 免对招实  
连累母亲你 于礼更不候

恩又遍下又走

大家去拍歪才 白

下良子三寸寸

你老度日候又来

胡

去信处

女<sup>吓</sup>又候你保比去

致

上苦哉

有的是良子受不着什么苦味

虽说有路莫

到底是个孩

女孩

男概不怕什么

你们主义一定

只好旧

此女排全下

王排二人忙抄改

一边收

什泪下来

全榜上

门外走

跪左摸

兜门起来

拜谢媒人

恩今世降

有

日身好地

自大忘不用

恩只如何用

转父多一必有信来

烦劳烦还走一边

听个信息自水白

夜会不给你信了哇

叩头跪

把头出去

胡海相送泪满腮

送过山城上

大路白

闺女路上多加小心

母亲回去



真狂氣，坐在茶房中，穿紅又掛綠，  
要吃茶，糕加式，糖兒赤團，眼珠為  
放戲，又是喜糕，又打趣，好起緒，  
卷，山之的，喃又甜如蜜，他姓潘，  
高所地，姑父又大人，他未及家事，  
他說合了系的事，向祥細，打听  
香二節，投系未吳去，說未未，因加事

系又教向他，左近姓胡的，他說事又家  
收，二里地，听说是，騎上小毛驢，  
十三の里地，未折听，是不是，过了文家收  
毛驢跑一遭，門內舍人方進去，白到了巴  
駝拴在門口小樹上，未旧近去，大老头子  
不別，亦有幾，跳馬屋里有入嗎，  
响一介人，去者，咳，也真窮了，巾穿三間

破屋子也收有什么家，什么的东西  
美是真跟那胡内响门口那里来  
的駝子泥呀，想来是潘才只个  
小回根子来代系近去给这款  
種一類一耳柄子①响，你返老  
头子是那里来的呀，咱大模大  
美的跑到屋里坐有来列响。

原来是旧奶，可也真老了，连东  
这老姑那子也不忍的了，唉，你说  
个嘴旁是，老姑那子十拉年也未见  
面真不忍的了，坐下吧，坐有吧，他姑死  
了你旧代有孩子走到你从那里来也  
外生女泥，唉，他旧母要问系是打此，  
只敢以你听响，唉，去有哇，响你闹了半天

这儿的开儿的到是怎么的)方才逢人  
问信这里有一家姓胡的旧知道什你  
门系说标厨呢)原来如此你向他侄  
兜拉给他干妹子说云南送书字  
去了)那中干妹子)说起去年还走  
你说老曹家是这般如此你说那  
潘才是如此这般闹的厉害方才

送他主仆逃走)潘才江投亲去  
了方才系当有是潘才那中怀  
且又来寻我)唉潘才真不是好子  
弟了)那时他看见你外甥女  
说话说话看出  
还有他姑真可恶  
有义系闺女) 那厨真是不孝好  
系怕狗子生外事  
那中贼根是淫鬼



早三防倘未速愈  
倘净胡同巴房租  
省的女免受人辱  
更与潘才仲子毒  
他道若来闹事他古尊  
打探玩友是他办的毒  
要子 贼根子鬼要唬尊

明日旧搬城里去  
见葱早隐一定是  
放走春奴反水姐  
放他二人弄羊机  
你是年近老大的  
不物他巴示治死  
知道他是歹前未到

示有巾主又怕你不  
常言免死狐也狐  
闲贞三间破舟屋  
还与干女送信也  
会有一个打所不出

示与你至亲只爱谁  
不好跟示城里去  
胡標回来那里找  
示在背地常一操  
如此说来示的出  
白 等示收什碣的北的  
还与示干女免  
与示料下五十月良子租房子相罗卖

还有户口甚用更好哇你旧收什了  
去咱的表姐何回此走了个生事不好  
省事好 言石如忍奈言 上的和尚  
[野] 仪髮院去僧 原来是虚名  
戒刀与敌将 东人不见取 东走  
凡 东定修 东定作 东定要 老师  
付生坐在此向候 出花雨和尚

头代金箍髮乱摇 身披加沙腰系  
绦 铁仗一条担日月 双手慢勒鬼神  
毛 洒家圆角寺長老院头法戒  
在这宝龙山圆角寺内出家 庙内  
僧人兵五百 庙外的面怪石山石  
窠云路可入 只有东面盘道  
可以出入 东边青松寨有一世家

名叫郑氏勳乃是太祖盟弟汝  
南王郑恩之后家亦有同文鉄券  
免死金牌多有田园宅丁去数西  
边桃李寨乃是恒家五弟去即  
恒党作了沈相中的心腹两家是  
沈相中的替僧因而未何信下  
契好二弟恒坦昨日差人来讲

系今日过老赴舅还有弟议徒  
弟入心以马一到桃李寨走下  
出郑寿芳抽金那玉琢成哭吹箫  
引双喜承龙奴佳儿甄曲具青  
松寨人女父多世就衣王爵膝下  
去免只有奴佳一人燕去姐妹奴  
年二九待字闺中不多有义与奴

指中养老女婿承受只分三产业  
必是桃巾才歌双全的人尔才好  
那日爹一在外会客去了巾避难  
的文书咳你说一马果真人为  
中重口而格风流爹了告诉玉祝  
是他叫育珍不叫提巾一育子  
与我姐弟相称咳也不知爹了

是何心义上里净再女尔在房去  
爹了去了请转上坐更坐可以爹  
形容忽一且是要闲游还是射烈尼  
为父今日会你兄弟上甄曲具由那  
里上系夺魁为父的旧此从具  
里厥出奉子特来告诉女免知  
咳原来只哥

唱

虽不在朝臣官作

却在金殿奉良  
太祖打下御乾坤

世袭奉子王上赠  
挣下汝南王爵威

太祖下

代酒斩了祖郑恩

恩赐同文与铁券

免死金牌落子封

的鞞石巴君王伴

交乘去存在山林

叫去去免只一女

断了汝南王子根

父子有义免堪

可承事业郑珍兄弟不愧名白后

吟下免难

为父特来告祈你

你怎知道你父心

那日收为美勇士

不是寻常第一人

设法向出真名姓

避村逃脱叫首珍

一遂成以族死罪

火内他又是忠臣

盛他一人去归处

他的尚腹是罗文

去个收他作一子

与他更名叫郑珍

打答他今巴家道

奪取状元跳龙门

代去同本与舞券

方规山闹国元勳后代根

功名成旧荣耀祖

和时候养兜世衰靠他身与承兜招作弄老的女婿

承兜终身倒扎门

那时方地老父重

如今送他旧起身兜与你兄弟背行步

系送女房不是外人而且去分付去倘脚行酒

呵 佳人命所媒吟了 早知爹有此文

可乃随了奴的心

收竹三形靴合襖

行靴衣服得新

分付了环包果好

亲身主付义中人

唉吟了的女房去

南市珍子修要犯身句 小生帝珍拜

村逃寅自尔庙中逃命不知外子

生死流落他乡去处避村寻家

郑老功勳收留于承认为义子

在此居住多来是太祖的义弟按  
南王之后膝前缺词只有一女系  
与小姐之弟相称系今改名郑珍  
爹一叫系上京夺科系这心里  
有些悲恨(上)味兄弟今日旧要理  
身了(么)正是(姐)看家(也)呀兄弟  
(呀)叫声兄弟难将 于情难近说不出来

小弟离中书赴考 不因不由怕在怀  
兄弟你是怕什么 只要早去早回来  
恐怕有人患的来 有口难言办不用  
袋有咱家同书与铁券 太祖恩赐免死金牌  
此乃钦赐传家保 爹一叫系代在  
你放(心)弟姐及叫你代去 怕教说不是郑家孩  
金丈爹一姐一福 一步境伴站金惜

系久并早登尤席榜兄弟穿 收你衣飾帶用未  
此去北面見天子與你 考候聽音報尋的樂  
伸与不伸早回考兄弟穿 考候等件回來  
俸饒成名回未報哭 任平你已登陣子鼓  
**步** 郑中近來叫兒女**回** 女兒可從收什  
齊備你兄弟日要起身了哭也  
不知是忙煞的人家怪忙的哭也

姐：看承回哭哭 兄弟路上探伸  
罢正是 那兄弟早登禹門三及浪  
浪不 不不 候叫平地一声雷  
好嗟吟下 好一个禹門三及浪  
平地一声雷 真乃出以成章  
不愧俺传章王苗裔乐的兒  
門庭志來志 志志 志志



Handwritten text in a cursive script, likely a historical document or manuscript. The text is written in dark ink on aged, yellowish paper. The characters are densely packed and flow across the page in a continuous line. The script is highly stylized and characteristic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alligraphy. The text is oriented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page of the open book.

